



回忆母校中原大学

1948年8月2日,中原大学在宝丰正式成立以后,8月中旬,在豫西洛阳干部训练班学习的我和一些同学,徒步经伊川、临汝等县,长途跋涉到宝丰中原大学学习。当时中原大学只有三个大队三百多名学员,我被编入第三大队,和我一个小组的有禹淑范、杨玉洁、施文英、谌贻训、阿华、王强、王欣、李隆等同学。

当时的中原大学是一个以政治学习为主的“抗大”式的、为新解放区和解放军培养干部的新型大学,其主要任务是通过短期培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干部。学校学习课程有《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辩证法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当前形式和任务等课程,使同学们对共产党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认识问题、改造自己。所以说中原大学是革命的熔炉,是培养革命知识青年的摇篮。

中原大学在宝丰时期(初在大白庄农村,后迁到城关文庙)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同学们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屋内地上潮湿就铺上稻草打地铺,时有跳蚤来骚扰;老乡家养的鸡、狗、猪在院内乱跑乱叫。我们学习之余常帮老乡打扫卫生、挑水。每天早上起来,就到麦场上听大课,大家坐在石头或砖头上,把膝盖当课桌,边听老师讲课边记笔记,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坐得腰酸屁股疼。回到住地吃过饭后,就坐在地铺上讨论。晚上没有电灯,点的是油灯。学习讨论中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别人提意见时,还真不好意思,主要是不习惯。那时,嵇文甫、王毅斋等教授也很辛苦,为了授课常需走很远的路,有时还要骑着驴子来,下雨天就戴着斗笠讲课。就那样,师生们精神都很饱满,老师讲得认真,学生听得也很认真。

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捷报频传,解放区不断扩大。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

学校组成了4个宣传队活跃在街上敲锣、打鼓、扭秧歌,欢庆济南解放。11月中旬,开封第二次解放后,学校准备于月底迁往开封,这时的学校已有十五个大队一千五百多人。同学们组成十五个梯队,穿着草绿色军装,胸前戴着“中原大学”校章,自背行李,扛着写有“中原大学”四个大字的红旗,唱着《走,跟着毛泽东》等革命歌曲徒步向开封行进。行军途中北风吹、尘土大,甚至赤脚蹬河,脚都冻得红肿,天黑了住在沿途的招待站。我记得有些同学手上生了冻疮,在朱仙镇招待站用稻草烤,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精神抖擞,经过8天行军,于12月上旬到达开封。进城时,受到开封市学生和市民的夹道欢迎,互相握手,分外亲切。学校就借住河南大学,同学们继续上课。

刚到开封不久,12月14日学校组织支前团,我也报名参加了,16日出发,共有258名同学,都分到二野战地野战医院。到了前方,我先后担任过连部文书、民运干部、调剂员、司药。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于1949年3月留部队参军,参加了4月份的渡江战役。渡江时,军人们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冒着敌人的炮火,浩浩荡荡地前进。我们野战医院就在安庆高河铺收容救治伤员。紧接着又进军大西南,从安庆出发,途经武汉、孝感,到宜昌时,把我留在二野驻宜昌办事处卫生处任司药,以后又从宜昌到重庆大坪西南军区后勤司

令部卫生科任司药,直到1954年8月调到成都西南军需生产管理局505工厂卫生科。这期间,我听说中原大学于1949年8月全部迁到武汉,从那时起,中原大学就从短训式的革命大学逐步过渡发展成为培养各类专门高级人才的新型的正规化大学了。

中原大学——人民的大学,在战火纷飞中诞生,从战争中走向胜利,从黄河走到长江,在胜利中不断成长壮大。(刘文逊)

解放战争时期,陈赓将军率军在中原作战,驻宝丰期间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称赞他的赫赫战功,传扬他的革命风范。

1948年7月28日至8月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宝丰县城东街文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间,陈赓得知夫人傅涯从黄河北到达驻鲁山县的豫西军区。一天午休时,他把第四纵队通讯科长戴其萼叫去,让他用电话联系豫西军区。

戴其萼问:“找哪位首长讲话?”

“你让军区的通信人员去找傅涯和我讲话!”

“傅涯同志来了吗?派个骑兵把她接来吧!”

“不接,我要和她讲话!我要劝她回黄河北去!”

“人家大老远地来了,为什么要劝她回去?新区也需要妇女干部嘛!”戴其萼表示不同意。

一会儿,陈赓和傅涯通话。互致问候之后,陈赓就劝傅涯回黄河北去。他说:“还是开明一点吧!现在前方在打仗,我不能带这个头。”傅涯经陈赓一劝说就回黄河北去了。

戴其萼总认为陈赓这样做不妥,自己的爱人从黄河北远道而来,连面都不见就动员人家返回,有些说不过去。为此,他两次三番地向陈赓提意见。最后竟然把陈赓惹急了,批评戴其萼:“你懂什么!这样做就是鼓舞士气。我若照你的意见做就是瓦解士气!现在我们整个部队在打仗,在流血牺牲!我能带头干这种事?”后来,直到淮海战役结束后,傅涯才同部队其他家属一道过黄河,在漯河和陈赓团聚。

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有个京剧团,宝丰会议期间每晚都要为会议演出节目。一次会间休息时,四纵十三旅旅长陈康陪同陈赓、陈赓去看望在文庙旁的剧团。相互寒暄之后,陈赓向剧团主演刘美娟提出请求:

“刘美娟,你给我们唱一段吧?”

刘美娟对此有些反感,她把这种请求当作是国民党的唱堂戏了。就脱口回答说:“我不唱,你要看戏,我就在台上演给你们看!”

陈赓看出了刘美娟的意思,忙表歉意:“好,不唱了,不唱了!我向你检讨。”

刘美娟原是国民党二〇六师京剧团的演员。1948年3月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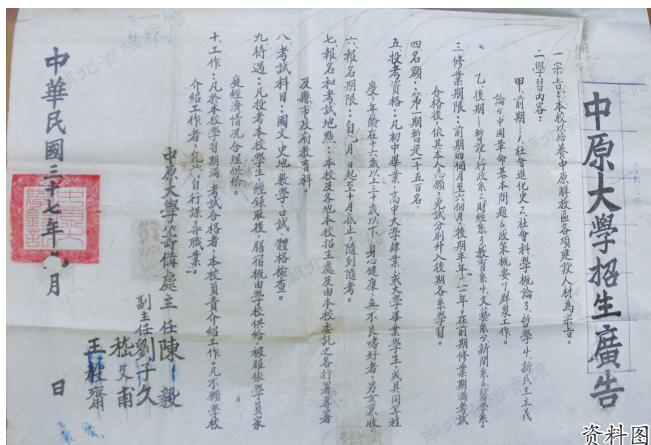
陈赓在宝丰二三事

阳战役时,二〇六师被歼,演员们纷纷四处逃散,躲在残垣断壁间挨饿受冻,是陈赓派侦察分队把他们找到一起,整编为陈谢兵团第四纵队第十三旅京剧团。刘美娟这次对待陈赓的态度是个误会,事后,陈赓没有因为刘美娟的顶撞而疏远她,刘美娟也更加敬佩陈赓。后来京剧团到了云南,刘美娟有了女儿大毛,陈赓特地买了毛线和布料,让夫人傅涯送到后台给刘美娟。1960年10月,刘美娟随云南省京剧团赴京演出,她听说陈赓病了,连忙领着女儿大毛前去探望,因为陈赓是把她引向革命的恩人啊!1990年9月,刘美娟在为宝丰县委党史委写的《回忆在河南宝丰的日子里》一文中,还记忆犹新地叙述了陈赓对京剧团关怀备至的往事。

宝丰会议上,陈毅的报告很长,一连讲了几个上午(每天下午讨论),陈毅讲完之后,刘伯承司令员讲话。他着重强调对陈赓传达的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要坚决贯彻执行,要求大家要以“这次传达的精神为依据,做好整党工作,搞好部队建设。”最后由陈赓、杨勇作表态发言,陈赓司令员表示,一定将这次会议精神在部队中认真传达贯彻好,做好整党工作。由于陈赓在报告中一再提到三支大军过黄河,充分肯定了陈赓挺进豫西作战的业绩,所以陈赓在表态发言中特别说明:“我们能顺利挺进豫西作战,主要是由于敌人主力被引向陕北、大别山、沂蒙山区三大主战场,我们乘虚而入。我们这支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部分,因作战形势需要,在一个地区单独活动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归还了建制,归刘、陈、邓首长指挥。前一段通讯社、报纸为了宣传,称我们为陈谢大军,我陈赓何人?怎敢和刘邓、陈粟并列?”陈赓的表态发言,既实在又谦虚,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

1990年7月8日,戴其萼重访陈赓将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在宝丰会议旧址留影纪念,并深情地回忆了陈赓将军在宝丰会议上传为佳话的往事。他说:“这些虽都是小事,但可以看出陈赓将军的气质和品格。他大公无私,不搞特殊化,与部队战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堪称楷模。”

本版资料来源【宝丰史志】



资料图



位于肖旗乡大白庄村的中原大学旧址。原晋祥 图